

曲園叢書

14
484
54



484
卷



春在堂尺牘一

蘇州府知府 德清俞樾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頃閱邸抄知承 恩命攝篆兩江 朝廷以節鉞付重

臣東南顧而金湯萬里幕府以詩書為韜略上下江之

壁壘一新不特鍾阜煙雲有資管鑰抑且珂鄉父老都

拜旌麾悉聽之餘樽樽起舞矣樾僑寓津門又將三載

今年承崇地山同年延修天津府志而苦無經費未能

設局不過從故書中鈔撮終朝伏案勞而無功因思金

陵為名勝之區又得閣下主持其間未識有一席之地

可以位置散材否近世以浙人而作白下寓公者惟隨園老人至今豔稱之其人品其學術均非樾所心折然其數十年山林之福實爲文人所罕有而非尹文端爲制府則亦安能有此耶樾之薄福固不敢希冀隨園而閣下勛名則高出文端萬萬矣企予之私率爾布陳伏惟惠答

上祁春圃相國

自違函丈十載於茲矣恭聞東山養望勛德日隆姚崇救時是稱賢相桓榮稽古親爲帝師海內綴學之士無不依附龍門冀得一言以自壯而樾迂拙之才甘爲時

棄故未嘗奉尺書以干左右惟己未歲曾寄呈詩藁十卷亦未知得登鈞覽否嗣後東南淪陷航海北來旅食津門忽又三載杜門息轍妄以譔述自娛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猶有成書其第十四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津門有好事者取以付梓而獨得之見終未敢自信伏念吾師以經術倡導後進凡治經者舍函丈無所折衷古之人或一面未謀而負書車下以自獻況樾幸出大賢之門得附門下士之末乃鯁鯁焉懼不當意而不敢求教於大君子無乃自棄之尤者歟謹寄呈一本倘賜覽觀有以正之幸甚幸甚

再上春圃相國

越前寄呈羣經平議一卷惴惴焉懼根柢淺薄意義麤疏不足當大君子一盼乃于二十七日奉到還書猥以小子之斐然上博夫子之莞爾殷殷獎掖情見乎詞甚媿甚媿越此書已算脩成惟家貧乏人鈔寫止有藁本今年宋雪帆前輩來津見其一二頗爲許可小助刻資見在已將儀禮平議二卷寄京交舊徒汪儀卿水部校刊一俟畢工卽當寄奉至此此外各種尙在匣中深恐將來徒飽鼠蠹頗擬集衆擊之力次第刊行而時方多故當路諸公未遑留意于此且此道閤淡好之者希叩寂

求音未必有同聲之應或將來癡願有成尙求元晏一言爲三都增重想吾師以裁成後進爲心不嫌妝媿費騰也

與王補帆親家

來示有歸里種桑之意古人稱千畝桑與萬戶侯等然則老弟勛名可以方駕湘鄉矣一笑寒家蠶事惟先祖母最擅其長家母杭人已不能嗣音內人姪從其姑更可知矣又何論乎小女輩承問甚媿抑兄有一說蓄之已久請因閣下種桑之意而發之夫蠶桑之利興自西陵由來久矣然蠶之作繭本以自藏必糜爛之於

鼎鑊而縲取其絲無乃不仁之甚自唐以來木棉之利日盛一日又變木本爲草本而其種益繁衣被天下駕蠶絲而上之豈造物者有意以彼易此乎吾湖蠶事甲于海內而兵興以來受害最酷菱湖荻港等處向稱蠶桑淵藪而村落化爲邱墟人民轉于溝壑幾乎靡有孑遺焉意者積數百年養蠶之孽而發之一旦乎不然吾湖風俗循良諺云湖州人苦腦子有何獲罪于天而酷烈至此是故廣種桑樹不如多植木棉天地之間生命至重凡蠕蠕者無非與我並生之物兄近來雖食瓜果中得一蟲必捉置青草間明知未必能生要使吾不見

其死也迂濶如此老弟以爲何如

上曾滌生揆帥

越自庚戌歲幸出大賢門下而不才之木有負栽培故廢棄以來未嘗敢以一箋瀆陳鈞聽比聞手定東南助高中外民望僕射有如父兄天生李晟原爲社稷眞儒事業亘古無儔瞻望龍門如在天上頃至金陵晤李少荃前輩述知去歲尙蒙齒及垂問殷殷乃歎文中子門羅將相而不肖如越者門生之籍尙未刪除景仰之餘良深慚媿越自中州罷歸自惟迂拙無補于時閉戶擘經妄事撰述所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粗有成書其

第十四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天津有好
事者取以付梓謹寄呈一本未知羽書旁午之時尙能
流覽及之俯賜繩墨否回憶庚科覆試曾以花落春仍
在一句仰蒙獎借期望甚殷迄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
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而比年譔述已及八十卷雖名
山壇坫萬不敢望然窮愁筆墨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
言春在乎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恃愛妄言聊博一笑
與浙撫馬穀山中丞

小住武林得瞻山斗軍門深邃因下士而晨開賓席從
容共高朋而夜集歸舟循省爲幸良多自別以來想節

鉞清嚴帶裘輕緩爲示朝廷宣德意人在春臺與父老
起瘡痍民歌冬日大賢臨莅之地卽福星照耀之方樾
因故里無家不得躬庇宇下梅子眞作吳門市卒遠不
如湖上林逋江東羅隱矣臨穎神馳不盡萬一
與蔣薊泉方伯
游子歸故鄉得大君子垂愛拳拳旣叨杯酒之餘歡又
辱兼金之厚贖感甚亦媿甚伏惟閣下以文經武緯之
才運海立雲垂之氣豐功駿烈固已焜耀中興而又置
驛通賓築宮禮士一時物望爭附龍門越以部下書生
去作吳中殘客登胥臺而南望所依依不釋者固不獨

湖山之美矣惟願垂天之雲隆隆日上大開廣廈以庇
寒儒俾棧得于西湖山水窟中受一廛而爲民與故鄉
父老進中和樂職之篇以詠歌盛德閣下此時當必爲
蓋公而築堂因穆生而置醴矣企予望之故埵及焉
與杭州劉笏堂太守
前承招飲得親言論丰采雖古循吏無以遠過私心所
鑿飲者固不徒在尊俎之腴嘉也臨行又承厚賜俾將
拙著羣經平議三十六卷廣集鈔胥寫成定本以便付
刻而所賜實從借貸而來令人感歎不已伏念閣下實
心任事清德傳家所示琴莧一圖允足千古將來史傳

中添一佳話駕昔人一琴一鶴而上之矣弟詩不過率
直語未足揄揚采南閩作長調惜未之見琴西計必有
佳構也茲因琴西以琉球國紙見贈輒篆書琴莧圖三
大字奉寄筆力疲茶不足觀也慙媿慙媿

與補帆

游子歸故鄉適老親翁駐節是邦適館焉授餐焉臨行
又饋贐焉 朝廷爲吾浙置一賢大夫實則造物爲巾
山設一賢居停耳何幸如之兄雖于望日登舟然是日
仍泊大關至次日始解維而去舟行甚遲私計若繞道
亭子村竟須二十外方可到蘇雖癡兒不解候門然老

妻望眼穿矣是以亭子之行迄不果也今日略有順風明日或可望到舟中將致謝諸當事書寫好寄去乞爲分送因亦作一書布謝老弟不敢遲滯尊公祖也歸寓後若別有說當續寄

與李少荃前輩

紫陽一席辱承訂定借講席之清閒養山林之疏懶爲幸多矣因適有旋浙之行故未及以一箋陳謝比來玉梅花下將交三九閣下以趙衰之冬日擁羊粘之輕裘樂可知也樾自十月下旬買棹武林住補帆署中旬有五日適琴西同年主講杭州之紫陽不期而遇彼此歡

然一時遂有兩紫陽之日老前輩聞之得無詫庚榜之闊乎見在白杭回蘇舟窗姓色頗宜筆硯手書布謝不盡萬

與吳和甫前輩

辱手書知輜軒所至以經術倡導後進因定海諸生黃以周解考工記世室與樾說合遂詢所自來而得其先德薇香先生明堂步筵說一篇錄寄甚善甚善樾受而讀之其據宇文愷傳證記文是堂修七非堂修二七洵與樾合惟解廣四修一及三四步四三尺似皆不及鄙見之塙且如其說夏后氏堂室全基廣如千步究未明

白說周制較明白矣然記文明言五室凡室二筵乃謂
止說四隅之室義亦未安老前輩以爲何如此外各種
想必流覽一周未知都若干卷卷若干言定海海外一
島耳乃有此通經之士殊不易得宜老前輩惓惓欲刻
其書也李少翁重刻段說文未成不知其能料理及此
否竊謂薇香先生之書如果卓卓可傳可否先爲設法
令其子孫寫副本寄存尊處將來或集貲刊刻或假活
字版排印似較僻在海外易爲力也其論語後案聞有
印本能覓寄尤感
與李蘭生同年

前閱邸抄知恭膺 寵命莞領 樞廷以公才公望之
隆任斯謀斯猷之寄桓榮稽古原是 帝師陸贄在朝
斯稱內相儒臣勛業自此遠矣甲辰同年內有閣下外
有少荃前輩非皆所謂天生李晟以爲 社稷者乎斯
中興之盛事亦同譜之美談雖樾之不肖與有榮施焉
樾僑寓天津已逾三稔今秋因二小兒在蘇大病不得
已浮海南旋適蘇州紫陽書院主講乏人當事者遂以
鄙人承乏借壇坫之清閒養山林之枯槁前塵昔夢久
付飄風或爲樾誦白香山聞李尚書拜相因寄賀微之
詩曰憐君不久在通川知已新提造化權樾亦誦香山

渭村退居寄崔侍郎詩曰提攜勞氣力吹播不飛揚千里寄知以博老同年一笑

與崇地山同年

十月下旬曾寄一箋布陳近狀未知已達左右否臘鼓聲中又交六九老同年玉帳高舉冰壺清對寫便宜之表 天語溫多張吉利之旗軍門春滿裘輕帶緩樂可知也樾因二小兒病魔纏繞不得不在蘇照料近已遷居紫陽書院屋雖寬大而兵燹之後窓戶不全殊苦廓落耳拙鳩既不善營巢窮鳥又安能擇木竊比於衛公子荆以一苟字處之然彼之苟苟其所有樾之苟苟其

所無或較古人更進一籌乎所著羣經平議已集人寫定副本杭州太守劉君笏堂擬集費刊刻未知果否前塵昔夢久已坐忘而敝帚千金不能舍去要不離乎書生之見可笑也關河修阻不獲如在天津時得以時相過從聊籍管城子粗陳大略不盡欲言

與女婿許子原

得嘉平望日手書知侍奉康娛閨房清吉慰甚二令兄四令弟已回京否山東事行查原籍作何了結念之念之僕今年主講蘇州之紫陽書院歲入四百金不敷所出全家已遷居書院其地在閭門內梵門橋以後書來

竟寄此處可也二小兒癡頑如故不知是病是魔醫巫
並進迄未見功固由吾德薄或亦由彼孽重付之浩歎
而已其婦于去歲舉一女門衰祚薄又何得雄之敢望
尊處西席是否仍舊惟望足下努力下帷明歲文場一
戰而霸庶鄙人得開口一笑乎

與次女繡孫

書來知目疾未愈每日用鹽擦牙齒卽以漱口水洗目
久之自有驗矣水仙花詩寄託遙深格律清穩極爲可
喜詠古諸章無甚深意且詞句過涉悽惻閨中少年人
不宜作此以後作詩宜以咏婉爲宗歡愉爲主方是福

慧雙全人語也吾前以福慧名汝樓慧則付之自天福
則修之自我汝宜深思吾言矣汝姊吉期已定于三月
二十六日而衣飾至今未辦固由無錢亦由爲汝二哥
哥病魔纏繞舉家都無心緒也幸吾與汝母俱平善勿
念吾所著羣經平議已寫副本寄杭州浙中諸當事者
謀集貲付刻字義載疑亦寫寄金陵託友人校刊皆未
知能成否生前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此白香
山詩吾常誦之

與戴子高

四月十一日接正月二日書知起居住勝慰甚居停主

人周君季貺好尚風雅洵冠蓋中不可多得者相與賞
奇析疑亦天涯之一樂也今年二月十三日曾致一函
未知收到否承示以爲拙著各書宜隨作隨刊此固見
愛之雅意然其事何可易言僕羣經平議中易詩書論
語孟子如干卷在前兩年視之似乎既竭吾才矣今更
讀之又頗有未安者然則僕近年所著春秋三傳外傳
及周禮儀禮諸經平議數年後安知不自見其藪失乎
學問無窮蓋棺乃定必欲毫髮無憾誠恐畢生無此一
日然見在諸經尙未卒業或者因此及彼尙可隨時增
益且俟全書成後再刊以問世未晚也此道衰息已非

一日庸庸者姑勿論矣其高者亦不過拾宋人之唾餘
貌爲理學而已七十子之緒言兩漢經師之家法其有
聞焉者乎僕學術淺薄又不得位豈足以振起之乎足
下年少氣盛力足有爲斯文未喪勉之而已又示論語
解一事僕頗不以爲然五十學易舊有以宋人河圖五
十居中解之者此任啟運周易洗心之說固不足據然
其謂用五用十以學易則與足下同也易言參五以變
不言五十以變足下此說又何以勝于彼說乎大過作
卦名解聞青田端木舍人說如此僕未見其書無以知
其同異僕說經務求平易故與足下此論不合希更審

之僕眠食無恙近因遣嫁次女入京小住月餘亦不出
應酬惟同年至好如叔芸輩間一往還而已得暇輒至
畱離厰舊書攤頭隨意坐坐又或與酣潑墨率爾塗鴉
以應好事者之求至于玉堂舊夢付之雲煙之過眼矣
俟昏嫁畢後兩兒猶能成立便當斷棄人事不復相關
矣二兒自去年來心境蘊結將成心疾今春延醫治之
僕來京時似有小驗今大兒信來言已霍然未知其審
大約亦不能讀書亦擬捐一官與之俾得自謀生計足
矣必欲科第世家詞林接武此又世俗之見也
又與子高

松泉舍姪來交到手書知爲學日益又知近來得力于
老子之學以此治心以此處世甚善甚善老子書每言
唯其如此故能如此極是利害世但言其和光同塵非
知老子者也論語解六十三事極有發明五十學易之
解鄙見不以爲然已詳前書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若作
一句讀則句中當加而字鄙意爾雅曰事勤也勤勞也
何事於仁猶言以是爲仁何其勞乎勿欺也而犯之阮
相國校勘記曰皇本也作之然則勿欺之而犯之猶言
勿欺之與犯之古人之文凡兩事相連而及者多用而
字昭二十年左傳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韓子說林篇

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皆其例也欺與犯皆非事君所宜故並戒之此二義足下以爲何如僕自都門旋津仍事譔述籍以銷夏所著羣經平議三禮三傳猶有成書似乎所見較塙其易書詩諸經皆數年前見解不逮多矣今年諸經卒業後尙須通覽一周方可出以問世耳來書辱有親炙學者之稱不敢當不敢當僕爲學猶略不足爲足下友若足下真吾畏友也數十年來吾道衰息甚矣無往不復必有起而張之者足下勉之僕則無能爲矣

又與于高

自去年九月朔得惠書後久不得書未知今年究館何處念之念之僕敝門養拙仍以譔述自娛羣經平議中又增公羊穀梁各一卷國語二卷周禮二卷見在從事儀禮未卒業也承索觀論語平議但此書二卷寫錄一通亦頗不易且其中尙多未定之處故不克寄奉約計一二年閒此書必可告成大都周易二卷尙書四卷周書一卷毛詩四卷儀禮二卷周禮二卷大戴記二卷小戴記四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左氏傳三卷外傳國語二卷論語二卷孟子二卷爾雅二卷此其大略矣書成後卽當付之棗梨以質海內諸君子此外尙有羣書訂

義一種未定如干卷僕所撰述此二種最大矣餘若字
義載疑等書卷帙無多隨時寫定向易爲力區區之意
五十以前此數種書均當寫定此後天假之年未卽委
化或精力尙強不妨續有所著否則涵養性眞爲道日
損矣年來厭棄人事屏絕應酬入道之基或卽在此乎
胡氏燕寢考僕處有之然謂燕寢東房西室室東壁有
戶以達于房其南面有牖無戶此實大不然者果如其
說則由堂入室必先由房矣以左氏傳所載東郭姜事
觀之是時公拊楹而謫則在堂可知也姜與公始皆在
堂欲出避之若房有戶而室無戶則姜入房中便當自

北堂而出矣何必入室多此轉折乎胡氏所說殊不足
據洪氏願煊宮室問荅一卷已深以胡說爲非然而所
說必牽合攷工記明堂之數以定丈尺亦未免過泥且
改古人五架之屋爲七架之屋亦無塙據足下若欲治
儀禮孔氏輶軒有廟寢異制圖其寢制一圖姑且勿論
其廟制一圖可據以治禮矣且其所說亦頗簡明其謂
棟後爲室棟前爲堂雖所據土喪禮注未免誤會鄭意
然古制實是如此僕治禮竟亦當爲宮室考一卷他日
南中肅清得歸卧鄉山擬于南埭舊居改造先祠卽依
古制爲之計所費亦不多未知能如吾願否聊書此以

博一笑

此三函久已無稿而子高處尚存原書因錄存之羣書訂義卽諸子平議之舊名也同治五年正月樾記與蔣蕪泉方伯

辱賜書未答聞奉命赴粵象郡珠崖之地虎符玉節而臨以方召之壯猷而范韓之威望雙圻重任五等崇封指顧閒矣惟是六橋三竺不克久駐旌麾區區之心雖爲中興得人賀而未始不爲桑梓惜也拙著羣經平議承許爲付梓啟行後交何人經理甬東一席能爲代謀之否樾寄跡吳中不及至武林言別惟望閣下至

粵後福星所照燧息烽銷或踵阮文達故事重開學海堂招延海內名流樾雖不才而古人有言請從隗始尙當不遠千里躡屩來游前書所云爲蓋公築堂爲穆生設醴者其在斯時乎

與高伯平

聞先生名久矣懷願見之誠亦久矣未克一見良用悵惘德車結旌翩然南返六橋三竺文酒燕游有資矜式無廢歡詠甚善甚善樾自幼失學溺于詞章身廢不用始謀撰述鑽擊經義冀有一得困而學之極可憫笑所著羣經平議根柢淺薄意義闊疏誠無足觀誠無足觀

薊泉方伯謀付劊劊乃煩高明代爲讐較布鼓雷門寔
所媿慙伏求是正無吝抨擊

與談仲修

前在武林得讀大集欽遲之心怦怦曷已時從子高詢
悉近狀用慰飢渴今歲子高回浙屬其轉借章氏文史
通議子高報稱足下此書時置按頭晨夕相對車裘可
共而此或難不揣冒昧竊有所請倘集鈔胥寫本見賜
百朋之錫殆未足喻寫書之費卽當寄奉可否裁覆引
領以冀外拙書 文廟祀典記一篇文旣疲茶字更
醜惡無足觀覽聊以將意爲道自重不盡萬一

上祁春圃相國

樾自去年八月閒因二小兒在吳下大病不得已航海
南歸視之其時倉卒啟行未及以一箋聞之左右也今
年二月二十九日由津門寄到賜書獎借溢詞讀之顏
汗雖吾師誘挾之盛心寔非樾所敢當也入春來南中
雨水頻仍春寒殊劇未知都下如何想平泉花木造化
甄陶元老起居 璽書存問無邊春色都歸杖履閒矣
樾南歸後因二兒疝疾積久不痊坐是因循未能他去
適蘇州紫陽書院主講乏人當事者遂以樾承其乏臯
比虛攤無狀可言所著羣經平議浙江蔣薊泉方伯許

爲付梓因寫副本寄去而至今尚未開雕未識何時可以藏事比來又從事周秦諸子之書將舊著諸子平議再爲寫定然卷帙亦頗煩重今年能否卒業未可知也伏念聖人之道具在于經而周秦諸子亦各有所得雖申韓之刻薄莊列之虛誕要皆本其心之所獨得者而著之書非後人剽竊陳言一倡百喙若應聲蟲者也國朝經術昌明掃虛浮而歸之寔學諸老先生發明古訓是正文字寔有因文見道之功數十年來此事衰息獨吾師以經學受 主知倡後進海內治經者奉爲圭臬乾嘉一脈庶幾未隊今又引疾去位然則登高而提

唱之者誰乎樾以不才爲時所棄窮年兀兀不過聊以自娛其無與於斯道也宜矣其不足振而起之也審矣率意直陳勿罪其狂言幸甚承寄賜王氏策友書二種尙在天津大小兒處秋閒王補帆南還必可帶到先此陳謝不宣

與蔣蕪泉中丞

二月七日曾布一箋未知已達典義否嗣聞浙中人士有攀轅之請私冀行旌或可少留乃昨者恭閱邸抄知朝廷念嶺表初平倚大賢爲重頒 九天之節鉞鎮百粵之山川昔周室中興而疆理南海之功非召穆公

不可詩人歌詠流播篇章以今方古閣下卽其人矣惟是六橋花柳久在春風披拂之中一旦玉節金符翩然南去想賢者多情亦必有羊叔子峴首徘徊之意不獨吾浙人之戀戀于清塵也懋因嫁女事卽在此月中不克至武林言別悵惘良深聊籍管城將意伏希垂簪與李少荃同年前輩

正月下浣接展惠書猥承獎借之溢詞彌媿臯比之虛攤江南三月草長鶯飛老前輩順時布化合三江之黎庶而以春風披拂之又以夏屋忻懽之熙熙焉民氣和頌聲作矣前聞議舉鄉試嗣又不果然令士子得多讀

一二年書人文自當益盛未始不于大典有光也懋承乏紫陽已于三月七日補行二月望課至本月望課亦卽舉行吳下爲人才淵藪兵亂以來不無荒廢殊尠佳文未識老前輩甄別正誼得有績學能文之士否昌黎有言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畜吾人作秀才時或侈言時務或空談心學二者皆不無流弊總以經史寔學爲主省會書院宜存貯十三經廿四史及周秦諸子之書諸生中有篤學嗜古者許其赴院讀書師友講習以求寔學或亦造就人才之一助乎興到妄言老前輩以爲然否

與應敏齋同年

昨由潘玉翁交到惠書拳拳之意溢于言表何愛我之深也弟自廢棄後頗承海內諸巨公垂念窮交不以盛衰有異然真摯如閣下者亦不可多得矣感甚感甚又承示龍門書院章程及顧訪翁所定功課洵體用兼備之學以閣下之樂育人材而又得訪翁以躬行爲之倡導賢嘉相遇良非偶然他日文經武緯光輔 中興不獨爲東南多士幸也弟章句陋儒所主紫陽講席又專課時文虛攤臬比一無裨益視閣下與訪翁之以道自任者不啻走且僵矣課程已細閱一過學術粗疎無所

獻替惟有一事特其小小者于私心竊有所疑按課程第五條每月朔望師長西南面立諸生以次東北面揖師長答揖此師弟子之位未知所據何典古之君子席不正不坐推之於立何獨不然今朔望相見師弟子各據一隅此何義也考古師弟子之位經無明文惟大戴記載師尚父進丹書武王東面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禮記學記正義引皇氏之說以此爲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執是以言師弟子宜東西相鄉矣然東西相鄉或疑非所以尊師戰國燕策載郭隗之言曰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

是古禮弟子北面漢書鄭康成傳汝南應劭自贊曰故
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是漢時弟子亦北面今
若用皇氏說師長東面又依古禮弟子北面較之各據
一隅或少勝乎夫一揖之位其時甚暫其故亦甚微然
閣下勅立此書院四方學者將于是乎觀禮禮得則無
思不服禮失則退有後言觀瞻所繫不可不慎乞與訪
翁更詳之

與李少荃前輩

三月中曾布一箋託松巖中丞官封郵寄未知已達否
自交庚伏以來想老前輩牙旂嚴肅羽扇從容招來

天上薰風播作人閒甘雨兩江黎庶拜賜多矣懺承之
紫陽倏又半載如期開課裨益毫無自慙絳帳之虛懸
莫副青衿之疑問所著羣經平議已刻于浙中尚未畢
工比來又著諸子平議得二十餘卷矣章句陋儒終朝
伏案劉歆謂楊子雲曰空自苦恐後人用覆醬瓿每念
斯言時復自笑懺非不知儒者讀書當務其大者特以
廢棄以來既不敢妄談經濟以干時又不欲空言心性
以欺世并不屑雕琢詞章以媚俗從事樸學積有歲年
聊賢于無所用心而已固不直大人先生一笑也中州
揔勢近日何如聞海外又起微波中原蛾賊尙未掃除

能措意于鱗介乎小詩二首興到妄言勿示他人幸甚
與孫琴西同年

頃由譚君克仁交到手書書無月日然云到杭後補行
二課則作此書當在六七月間遠哉遙遙矣天下事多
有名無寔而山長必看文章誠哉怪事雖然其名山長
其寔止看文章是亦有名而無寔也懣在此已舉六課
每課卷約計三百左右率以六日了之一月之中尚有
二十四日可以讀我書也承示紫陽十六詠洵足爲浙
紫陽生色然蘇紫陽竟無一可詠者不太減色乎昔元
白以州宅相誇今孫俞講舍則縣絕矣如何如何拙著

羣經平議究已刻成幾卷笏堂調嚴州伯平卧病無人
經理其事若將未刻者寄吳下刊刻有三便焉省刻費
一也速時日二也便校讐三也有此三便老兄何不爲
吾力言之

與吳和甫前輩

春初布復一箋託補帆作寄書郵計已早達自春徂夏
輶車行部延攬人材未識得有一二經明行修之士否
伏思乾隆閒文治武功震鑠千古而士大夫亦皆鑽擊
樸學實事求是無虛浮之習數十年來老成凋謝後生
小子又厭實學而喜空談而海內亦適多故羣盜如毛

至今未靖意者學業之盛衰關乎世運歟方今 中興
伊始在位之大人君子宜如何振起之歟樾學識淺薄
無所發明所著羣經平議雖已刻于浙中而告成尙杳
無時日見在又草諸子平議已寫定者管子六卷晏子
一卷老子一卷卮子四卷商子一卷韓非子一卷呂氏
春秋三卷賈子二卷董子春秋錄露二卷楊子法言二
卷大元一卷因乏人傳寫故無副墨不克寄呈大教日
來擬治墨子書而莊列之書亦思以次及之惜未得善
本不知老前輩處有其書否德清戴子高茂才^望好學
深思治經具有家法後來之秀斷推此生其先德琴莊

孝廉丁酉同年也向因執事尙將按試湖郡引嫌未敢
謁見茲湖郡試畢故以此書爲之先
與應敦齋

夏小正一書唐以前自有專行本不僅附見于大戴記
也宋傅崧卿得其外兄關澮所藏小正卽隋唐以來相
承單行之舊本與大戴本頗有異同足資稽考是傅氏
于此書不爲無功滬上諸君子請照前温州府教授金
衍宗詳定章程入祀經師祠自爲允當孝經在秦時爲
河閒顏芝所藏漢初其子貞出之凡一十八章是爲今
文而其後又有古文孝經出自孔氏屋壁凡二十二章

安國爲之作傳然唐開元時國子博士司馬貞疑古文
闈門章文句凡鄙又譏孔傳淺僞是古文孝經眞僞難
明言孝經者當以今文爲正明皇據以作注宋邢昺據
以作疏迄今列于學官士林誦習皆今文也顏氏之功
洵不小矣至劉向鄭衆盧植服虔唐貞觀時從祀孔子
廟廷明嘉靖時始罷顧氏日知錄深以爲非諸君子請
與顏芝竝祀經師祠自是公論閣下宜從其請以報先
儒抱殘守闕之功若夫孔叢子則僞書也雖託名孔鮒
而漢志初不著錄近孔奭軒氏疑是孔子二十二代孫
名猛者僞造猛從王肅學承肅意而爲之然則孔叢子

一書雖孔氏之裔亦未能篤信矣至孔壁之書初不知
爲何人所藏無從塙證其爲孔鮒未敢因其爲孔子九
世孫稍從遷就也滬人請以孔鮒祀經師祠似可無庸
置議辱承垂問故縷縷言之閣下以爲何如

與楊石泉方伯

前月得覆書承眷注殷殷甚感甚感日來九九圖中寒
消大半閣下承流宣化抱德煬和坐上春風播 朝廷
德意境中瑞雪聽父老謳歌樂何如也懋虛擁皋比又
將卒歲一鐙靜對况味蕭然治經之外兼及諸子梁江
總詩云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如是而已惟鑒察不

宣

與潘玉泉觀察

承詢尙字說文所無議以酉字代之然于經典無徵近
人有謂尙字卽說文肉字者據肉字隸書作𠂔爲證然
隸體變易多未足馮肉字從肉從乚隸變從尙從走若
謂尙是篆文肉豈是篆文乃乎竊謂肉酉二字其形
與音皆與尙相近與段借之例皆合而求之經典則皆
無據周官鬯人職廟用修鄭注曰修讀曰尙又司尊彝
職鄭注引爾雅彝尙罍器也之文陸氏釋文曰尙本亦
作攸然則古人書尙字有作修作攸者較之作酉作肉

或稍有據乎

與戴子高

春來三接手書而不一答非懶也自正月二十一日至
滬二月十三日還蘇以至于今無須臾之暇計此四十
日中止于舟中讀列子一過而已其碌碌可想故不暇
作書也羣經平議已刻成尙有誤字須寄杭州改正諸
子平議亦擬集貲刻于吳市未知果否都下方大開同
文之館招致西賢使海內士大夫摳衣受業而吾儕乃
窮年兀兀抱遺經而究終始啞其笑矣想足下助我撫
掌也日本士人僕于上海亦見其一然不足談蓋非足

下所見者近得彼國人安井仲平管子纂詁足下亦得之否其書似不及物君之論語徵然僕實未及細讀惟記其訂正戒篇之里官爲釐宮二字之誤頗自有見又時引古本僕未嘗詳校未知與今本孰勝也管子在諸子中爲最古然實是襍家言僕于諸子獨喜墨子其言切實有用而文亦反覆詳明漢人以孔墨並稱想尼山外斷推此老矣莊子書僕不甚解亦不甚喜要其大旨不過能外生死而已其精義微言尙不及列子卽以文論莊子雖汪洋自恣然不如列子之曲盡事理也此僕之偏見不足爲外人道者

與李肅毅伯

正月閒得覆書藻飾有加甚媿甚媿嗣聞恭承 恩命節制兩湖又聞令兄小荃中丞移節三吳攝臨全楚蜀龍吳虎並佐 中興金友玉昆迭爲交代歷觀載籍無此遭逢洵竹帛之美談衣冠之盛事前史所稱大小馮君前後夏侯方此褻如矣揜勢近日如何想旌麾所至不難指日肅清也懋承乏紫陽皆出閣下之賜遙瞻大樹深用依依惟望惠顧寒儒不以在遠而遺之曲賜久語懷刷之恩區區之心無任延企

春在堂尺牘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在堂尺牘二

春在堂印

與談仲修

德清俞樾

去歲至武林不謁一客止于王補帆廉訪署中小住數日并作西湖之遊而已高賢在望而不求見疎懶之罪可勝言耶乃辱手書不加譴責拳拳推重有願學之稱不敢當不敢當僕自少不學于治經不識涂徑中歲讀書妄思譏述先儒舊說或有未安輒以己意有所辯訂歲月既久云云遂多既已作之不敢自秘論癡四方貽笑大雅甚無謂也黃君元同海外佳士學使吳和甫同

年昔歲書來曾述及之所著經禮達詁先覩爲快其先
德薇香先生論語後案如有印本亦望寄讀也戴子高
仍館金陵礮局今歲兼書局讎校李少翁移節兩湖書
局中止甚望曾侯相來復舉之也因問故附及

與沈吉齋

訂交文字二十五年矣雖未謀一面然未嘗一日忘也
朱采蓀來忽奉手書知著述名山自有千古春華秋實
學與時增甚善甚善茗上至吳中郵筒甚便大著能寄
示一二否僕自幼不學溺于詞章罷官以後無所事事
既不敢高談經濟以干時又不敢虛言心性以欺世杜

門息轍惟日讀書不自揣量妄有撰述羣經平議三十
五卷已鏤版武林諸子平議亦三十五卷擬開雕吳下
未知果否僕所撰述此二種最用力卷袞亦較繁其外
尙有字義載疑四卷去歲曾錄副本寄京師就正祁春
圃相國適相國薨逝今未知在何所矣又有金石瑣談
一卷春秋名字解詁二卷史漢襍志二卷其易貫一書
未定卷數不知能卒業否寶萌集亦未定卷數隨時尙
有增益外集四卷皆駢體文已刻於吳市今寄去一部
博賢郎一笑而已古今體詩十一卷舊作居多近作寥
寥自同治建元以來未盈一卷也古人詩文無異集者

惟合編爲賓萌集則嫌文少而詩多不甚相稱或別編爲春在堂詩錄然拙詩無家法亦不足傳也他若春在堂隨筆金鷲山人尺牘皆其瑣瑣者因承垂問故縱筆及之春寒惟自愛

上曾滌生爵相

前歲秣陵舟次敬肅一箋託少荃前輩寄呈未知得登鈞覽否比聞恭承 玉詔還鎮金陵以使相之威儀壯江山之形勝謝太傅十五州都督郭令公廿四考中書光輔 盛時比隆往籍龍門在望鶴跼爲勞樾南歸後僑寓吳中承乏紫陽講席前塵昔夢久已坐忘所惟日

孜孜者治經之外旁及諸子每念 國朝經術昌明超踰前代諸老先生發明古義是正文字實有因文見道之功而樾所心折者尤在高郵王氏之學嘗試以爲讀古人書不外乎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段借而三者中通段借尤要故王氏之書用漢儒讀爲讀日之例破假借而讀以本字者居半焉樾雖無似竊不自揆私有撰述所著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各三十五卷妄思附經義述聞讀書襍志之後王氏已及者不復及一知半解掇拾其間家貧又無書籍如白孔六帖太平御覽藝文類聚諸書皆不能具唐宋人援引異同末由考證比之原

書真如砥砭之與美玉矣見在羣經平議已刻於武林
因有訛字尙須刊正俟刷印後卽當寄呈函丈恭求鑒
定自惟樗櫟之材得附門牆之末大懼草零木落有傷
知人之明是以竭熒燭之末光効眇緜之微力夜以冀
日麤有成書雖論癡四方爲識者所鄙然辱愛如吾師
者或爲之莫爾而一笑乎

與柳質卿

承示橫金志二十四卷詳明而有法甚善甚善惟弟四
卷鎮村志小序引姑蘇志云商賈所集謂之鎮此非塙
論也鎮之名實起于古之鎮將雖大小不同然名由此

起有可考也宋談鑰吳興志曰鎮戍置將起于後魏唐
高祖嘗爲金門鎮將是也唐制每五百人爲上鎮三百
人爲中不及三百人者爲下置將副又置倉曹兵曹參
軍掌倉庫戎器之類自藩鎮勢強鎮將之權日重以至
五代爲弊益甚縣官雖掌民事束手委聽而已國朝平
定諸國收藩鎮權諸鎮省罷略盡所存者特曰監鎮主
煙火兼征商至于離縣稍遠者則有巡檢寨云以是言
之今所稱鎮者本于宋之監鎮而宋之監鎮實元魏鎮
將之餘波談志此條最爲詳悉姑蘇志云云近于臆說
矣又按今所稱鎮者皆設官鎮防之地橫金非巡檢司

治所已不得稱鎮其附屬諸村更可知矣宜易其名曰
村聚于義爲合名亦甚古史記五帝本紀一年而所居
成聚注曰聚謂村落也然則村聚連文不嫌牽合矣村
字說文所無宜作邨然說文曰邨地名則亦非村落之
謂也蓋古字止作屯漢書陳勝傳注曰人所聚曰屯是
也作邨者假借字一切經音義卷一引字書曰屯亦邨
也是其明證今相沿旣久不必定從本字惟村則俗字
不可從耳

上曾滌生爵相

金陵晉謁小住節堂一豫一游叨陪末座窮園林之勝

事叙觴咏之幽情致足樂也憶袁隨園上尹文端啟事
云日落而軍門未掩知燈前尙有詩人山遊而僚屬爭
看怪車後常攜隱者樾以山野之服追隨冠蓋之間頗
有昔賢風趣而吾師勲業高出文端之上奚啻倍蓰則
樾之遭際亦遠越隨園矣至于元武湖上麟趾洲邊屈
使相之尊嚴泛輕舟之容與紅衣翠蓋掩映其間此樂
尤爲得未曾有每欲作小詩紀之而竟不成亦見詩脾
之澀也幕府諸賢未識誰工繪事能傳之丹青以識雪
泥蹤跡否樾已于十四日抵滬卽擬還蘇敬奉箋陳謝
不盡萬一

與曾樞元同年

前由補帆處寄到惠書數千里外簿書鞅掌之餘猶倦倦于故交如此白香山詩云惟有蔚章於我分深于同在翰林時可爲閣下咏矣嗣閱邸抄知拜黔撫之命同譜中膺疆寄者自閣下始從此又安邊徼光輔中興逃聽者與有榮施焉惟黔事當萬難措手之時宜如何宏此遠謨以副隆遇山川悠遠企望爲勞每念吾榜落寔介丁未壬子閒未免蜂腰近年稍稍生色蓮衢閣學矣補帆亦可望節鉞湘吟沐生浸浸嚮用榜運其日亭乎慙自夷門罷歸中更離亂仍以筆耕餬口前塵昔

夢久付飄風而文士名心不能自己窮年兀兀妄借譔述自娛所著羣經平議已刊于浙中其諸子平議亦將于吳市開雕此外零星各種尙數十卷敝帚自珍不足易市兒之一餅而欲與諸公揚分道之鑣啞其笑矣頻年主講紫陽虛擁皋比了無裨益明歲移席浙江之詁經精舍從吾所好古訓是式湖山壇坫其鄙人坐老之鄉乎來書乃有東山強起之言固非所克當亦雅非鄙意也手書奉復惟爲時自重不宣

與黃元同

承示經禮通詁二冊其弟一冊已讀一過援引詳明議

論通達洵近今之傑作也鄙人記問粗疏不足副來意甚媿惟以啟蟄爲祈穀之常時日此未知所據月令云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無以證其爲啟蟄之日且古麻亦未必有二十四氣名目二十四氣見周書時訓篇其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驚蟄之日獺祭魚云云疑後世既立二十四氣名目而取古麻三微一著附屬之是以蟄蟲始振在立春後五日而不在驚蟄之日也內外傳所說曰龍見曰火見曰水昏正曰辰角見曰天根見如此之類則以星記之曰日至曰日中曰日在

北陸如此之類則以日記之曰啟蟄曰閉蟄曰獺祭魚豺祭獸如此之類則以物記之可知古無二十四氣矣不然桓五年左傳旣云啟蟄而郊矣何不云小滿而雩秋分而嘗小雪而烝乎又尙書六宗言人人殊尊意從大傳說而僕則以鄭說爲然上云肆類于上帝卽包地在內中庸篇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卽其例也蓋圓正方澤分祭天地常典也舜攝位而告祭則天地自可合祭故止言上帝統于尊也非遺之也日月已于祭天時祭訖矣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別祭之是謂禋于六宗六宗者天之屬也又曰望于山川山

川者地之屬也自是而又徧于羣神焉則威秩無紊矣
伏生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六宗是再祭天也若謂上帝
是五帝而非天則天更尊于五帝當先禋六宗而後類
上帝矣其說恐未可從希更酌之

又與黃元同

拙著世室重屋明堂考據隋書宇文愷傳改堂修二七
爲堂脩七旣而學使吳和甫前輩寄示尊公明堂步筵
考亦以二爲衍文地之相去時之相後而所見則同爲
之狂喜及足下作經禮通詁則不以爲然善哉在尊公
爲有諍子在鄙人爲有諍友學問之事豈尙苟同乎惟

足下謂二非衍文止據鄭注及馬宮說則仍未足以破
之夫鄭注云令堂脩十四步若經文明言二七則是實
數如此何必爲假令之詞拙著世室考已及之矣至馬
宮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足下謂馬意堂
脩二七謂十四丈廣四脩一爲又加四尺初讀之頗以
爲然但馬宮說周制云大夏后氏七十二尺夫百四十
四加七十二爲二百十六尺與東西九筵不合矣今按
馬說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
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
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

大夏后氏七十二尺以文義論之馬宮既論三代之制不應獨不及殷且所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廣者果益何代之制乎愚意夏后氏下有闕文當先論夏制至益其堂之廣者乃是殷制益即從夏制而益之也馬說殆別有據與考工記文本不符合而欲據以定二字之有無恐不然矣非敢護前蓋曰求是恕之恕之

與沈吉齋

去歲辱惠書并賜讀尚書彙解六卷樾於經學至爲粗疏雖有撰述真所謂不知而妄作者視閣下綜貫羣書斷以卓見迴不侔矣乃拳拳下問如此所謂問道於盲

者與適其時旋里營先人窀穸躬親舂搗未遑披覽至歲底始還吳寓新正又至武林正月下旬又還吳僕僕往返無一日之暇然而雅意未敢久虛也是以此次來杭攜之舟中窮日之力伏讀一過以蹄涔之力而欲測學海之津涯有望洋向若而已且舟窗無書籍未由獻一得之愚甚媿甚媿惟君牙或作君惟一條恐是據誤本爲說考尚書釋文曰君牙或作君雅而禮記緇衣篇引君牙正作君雅鄭注曰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蓋雅本從牙聲故古書牙雅通用呂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高誘注曰牙或作雅卽其證也君惟當是君雅之誤刻本

麻沙不足爲據此條雖無關要義然是錯誤之顯然者當刪去之免爲全書之累至因書疏引由也嘑證叛諺之義而痛詆孔穎達此自爲聖門高弟効捍衛侯遮之力然實亦可以不必叛諺也畔嘑也卽阪嘑也豈獨如此而已皇矣篇之畔援卷阿篇之伴奭訪落篇之判渙君子偕老篇毛傳之伴延雖美惡異詞而意義皆同蓋古書中雙聲疊韵形況之言都無定字宜依聲以求之勿泥形以求之閣下因其字偶作叛作畔遂謂孔穎達坐吾子路以大逆無道之名大聲疾呼義形於色而古人或不受也請於治經之暇略及周秦古書必自得之

又因晁以道責侍子之說而以御案從之爲非私家著述原不必拘然何敢昌言非之宜刪此句爲是恃愛妄言幸勿罪其狂瞽

與黃元同

昆弟子婦之服經無明文宋政和禮爲兄弟之子婦爲夫兄弟之子婦並大功此蓋本乎唐制開元禮云爲夫之伯叔父母報此卽爲兄弟之子婦服大功之明證也尊著以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昆弟之子與衆子同服昆弟之子婦宜與庶婦同服而以唐制爲非殆不然乎按不杖期章傳云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

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焉不足以加尊故報之是昆弟之子服世叔父以期而世叔父卽報之以期然則昆弟之子婦服世叔父母以大功世叔父母宜亦報之以大功大功章有夫之世叔父母而不言報義固可以互見矣唐人之制自有所受若如尊說以庶婦小功例之非旁尊報服之義也希高明更審之

上湘鄉相國

五月朔自蘇厲寄到賜書感關愛之逾恒愧期望之過當昔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今吾師拳拳於懋者豈止久語懷刷之恩惜懋

老大無成而兒子輩景升豚犬不足當孫陽之一顧遙望門牆愧慙而已懋自香山別後返棹胥門偵探不明謂旌節不駐姑蘇徑臨滬瀆是以不克追隨至今悵惘見在已抵武林仍寓湖樓西湖山水之勝自非吳下所可及憑欄眺望心目開爽惜不得從吾師作十日遊也吳南屏先生竟未之見昨問之楊石泉方伯知已在山陰道上矣謹附及

與肅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輩

去秋以來因萍梗浮蹤遷流不定而老前輩旌麾所指亦轉戰靡常是以久未通候當不罪其濶疏也比聞玉

帳牙旗馳驅畿甸扼黃運兩河之要杼 紫宸三輔之
憂偉烈豐功隆隆日上想金甌名氏不久儲以有待矣
軍書旁午帷幄賢勞餐衛奚如伏惟萬福樾自乙丑歲
承延主紫陽書院皋比絳帳忝竊兩年一從大樹遠移
便覺孤根難託適馬穀山制府以西湖詰經精舍見訂
遂辭蘇而就浙且喜令兄小荃中丞移撫是邦甘棠兩
樹原是同根初不異躬庇宇下也今年以講席而兼書
局丁禹生中丞又推屋烏之愛吳門書局許挂虛名筆
墨生涯比往年腴潤頗擬稍稍積蓄爲將來入山之計
又拙著各書已刻者四十八卷未刻者尙五十餘卷尙

藁中積有五百金便可盡刻之然二者恐不可得兼也
屬樓雨坐寂寥寡懽拉襪布陳伏希照察
與潘伯寅侍郎

一別春明五更寒燠遙瞻槐棘時用依依前歲壽陽相
國寄到安丘王氏說文有閣下所製序今年王子莊孝
廉從京師來攜贈金誠齋先生求古錄補遺亦閣下所
刻乃知近來垂意斯文掣求實學乾嘉一脈庶幾未墜
甚善甚善伏念數十年來斯事衰息非在位之君子安
能振而起之區區之心竊爲左右望也僕窮老著書聊
以自娛于斯道絕續之交無所裨益茲奉上拙刻三種

其一種刻而未成自公退食俯賜覽觀有所訂正幸甚
與李少荃揆帥

夏閒曾肅寸牋託小荃中丞寄達未知入照否頃閱邸
抄知捷書飛奏優詔褒揚以枚卜之金甌作酬庸之
鐵券仰惟德望允副具瞻猶憶昔歲金陵八驕下訪小
舟促膝情話移時深以早出玉堂爲憾樾率爾言曰他
年以大學士還朝則仍是本衙門也三稔未逾片言果
驗虎符絳節新試沙隄于介圭入覲之餘重葺芸香舊
署集庶僚之歡佩瞻使相之威儀此禮唐人於拜命後
三日行之故劉禹錫詩云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

拂埃塵惜樾跼伏草茅不獲身逢其盛然自此甲兵淨
洗吾儕得安耕鑿之常拜賜多矣手此布賀惟爲時自
重不宣

上曾滌生使相

秋初曾上一箋計已得邀鈞覽比者恭聞朝廷以畿
疆重地必得德威兼著之大臣雍容坐鎮特移節鉞以
壯郊圻雖經綸南國之功正資謝傅而保釐東郊之任
尤賴畢公瞻望慈雲從此遠矣樾以不才挂名門下謬
承盼睐叨預讌游私冀旌麾長駐金陵則或者江嶺海
樓附便而來元武湖中藕花香裏尙可接續墜歡驟聞

大樹之將移便覺孤根之難託自惟菰蘆伏處蒲柳早
衰旣無聞長安樂而西笑之心安有乘下澤車而北來
之事黃扉在望未卜何時何地再登夫子之堂興言及
此能不依依惟願吾師出爲方召入爲伊呂駿業豐功
隆隆日上直至中書二十四考之後開綠野堂從赤松
子然後白髮門生追陪杖履重尋昔夢再話舊游吾師
於此或更有吾與點也之契乎

與馬穀山制府

夏間自蘇旋浙于石門水次望見旌旗因時已昏黃未
遑奉謁擬俟八驪南返再叩龍門而旋聞移節金陵殊

增戀戀伏念兩江重地爲 朝廷注意之區允賴大賢
用資坐鎮湘鄉相公以旋乾轉坤之略規畫于前閣下
以經文緯武之才恢張于後兩賢接踵若羊叔子之繼
元凱李臨淮之代汾陽後先焜耀三江黎庶拜賜良多
而浙水東西亦仍是餘光所及照雖借寇公而不可然
瞻召父其非遙翹企清塵又未始不私相慶幸也懋今
年承延主誥經講席湖山壇坫叨竊爲慙惟是故里無
家故仍寄孥吳下而以扁舟往返其間倘還蘇寓後有
金陵之便尙可附之而來以舊部民觀新德政也

與丁禹生中丞

月之二日買棹武林恐勞臨送且暫別也故未走辭乃
接蘇寓來書知是日適蒙招飲護世城中必多美饌老
饗不獲饜飫深歎口福之慳矣旌旆聞有金陵之行未
知果否馬穀翁曾否南來湘鄉公何時北上便中幸示
及懋還蘇當在十一月中官梅將放之時正詩興大來
之日尙可補領盛情也

與杜小舫方伯

別後由蘇寓寄到手書知台候勝常爲慰僕于九月初
攜老妻至湖上小樓倚檻坐對全湖晴好雨奇隨時領
略至夜則月色波光上下照耀兩三漁火明滅其間光

景尤清絕前日乘籃輿至天竺靈隱禮佛天竺大殿新
建無可觀覽一路山色頗佳然舊時修篁夾道今則若
彼濯濯美哉猶有憾矣靈隱則勝境天成不以盛衰有
異山洞幽邃山上老樹亦未盡摧殘泉流瀲灩清逾絲
竹是日爲月盡日香客稀少游屐亦罕與內子坐冷泉
亭上仰觀山色俯聽泉聲一樂也亭中懸平齋所書泉
自幾時冷起一聯內子謂問語甚雋請作對語僕因云
泉自有時冷起峯從無處飛來內子云不如竟道泉自
冷時冷起峯從飛處飛來相與大笑隨筆及之搏故人
撫掌也

與杜蓮衢同年

京華一別五易暑寒矣聞旋里之餘卽抗歸田之疏二
疏高迹復見于今惜無昌黎大筆以張之耳惟吾榜介
丁未王子聞舊有蜂腰之誚其不爲榜運所限者樸山
將軍外內惟沐生湘吟外惟樞元補帆諸君落落可數
而閣下爲之領袖雖欽恬退之高風實乖企望之宿願
所期謝傅東山乘時復出不惟蒼生之幸抑亦同譜之
光閣下儻有意乎僕跼伏林下忝竊皋比妄以譔述自
娛不知老之將至月初自蘇至浙寓居湖樓明年擬於
城中覓屋數椽爲移家之計果能如願則一江之隔相

距非遙不難雪夜買舟來訪戴安道也

與李少荃參知

九月廿六日得六月四日書雅意拳拳讀之增感七月
廿七日曾肅寸箋奉賀金甌枚卜之喜託禹生中丞作
寄書郵未知已達典籤否比者恭聞玉節小駐金陵軍
府多閒慈幃伊邇于劍履趨朝之後修槃匝適寢之儀
開戲綵之堂衣披一品任鳴珂之里車擁八駟韓魏公
畫錦之榮方斯葭如矣不勝欣羨之至樾廬居湖上仍
以圖籍自娛明歲承令兄筱泉中丞推愛一枝之借仍
許蟬聯精舍數楹聊以藏拙借湖山之勝地養蒲柳之

衰姿鋪啜如常足慰存注仲冬中浣擬還蘇廌以後書
札仍託吳中當事諸公爲便前者惠書郵筒徑遞鄙人
江湖蹤跡本是萍蓬驛使一枝無從持贈以致日月久
稽白香山詩云何意使人猶識我就田來送相公書戲
爲相公誦之以博一笑

與喬鶴儕中丞

昨由少仲處交到惠書知前年因奉題含飴授經圖有
寄復之函而未獲拜讀不知浮沈何所矣茲當小園梅
信初回想謝傅東山興復不淺披一品仙衣而踏雪攜
上尊 御酒以尋春較吾輩竹屋紙窗得少佳趣者迴

不侔矣然而四海蒼生正思霖雨恐司馬君實不能久
畱獨樂園中明年旌麾北上定在何時但願虎符玉節
翩然南來俾野鶴閒雲亦得飛傍軍門藉親君子之光
以慰生平之願區區之心實所企望越于十一月底回
吳下廡廬度歲臘鐙如豆凍筆無花仍籍故書以消短
晷前爲少仲捉刀代書齋額乃承見愛授簡命書草草
報命殊無足觀勿罪爲幸

與孫琴西

昨少仲同年言兄已抵金陵東山復出爲同譜光幸甚
吾榜雖落寔然頗多盛事湘吟以中允得學士補帆以

編修得臬使樞元以候補道得巡撫皆近來所罕見繼
之者其在老兄乎龍生九子應龍好飛鳴吻好望各成
一種諸君子飛而鄙人望焉可也弟今年主講浙中而
仍寄孥吳下頗擬于武林賃屋數椽爲移居之計而不
可得吳下有潘文恭公舊居玉泉觀察屬弟修葺而居
之果從其議竟作吳下阿蒙矣兄以爲何如拙詩刪存
六卷楊石泉方伯刻之于杭州明春可以畢工諸子平
議已刻成小半明年得二百金便可全付剞劂矣此外
零星各種尙頗不乏區區醬瓿上物豈亦吾榜之盛事
乎書至此啞其笑矣子高在金陵書局想常見聞伊近

患未疾頗念之金陵近年來名流翕集得老兄爲敦槃
長是亦一盛事也隨筆書布天寒幸白愛

與李筱泉中丞

元旦手肅一箋奉賀春祺定已照入矣二月初吉爲太
夫人覽揆良辰洪惟我國家中興伊始應五百年名
世之期適當太夫人龐褫延洪屆七十載古稀之候閣
下與少荃相公任兼將相威鎮東南而哲弟觀察都轉
諸公又皆鳳舉鴻軒同佐熙朝景運門望甲乎海內
歌頌徧乎人間雖浙水東西未得安輿戾止而慈雲一
片覆露無垠大君子景星福曜所照臨卽太夫人冬日

春風所煦被吾浙士女瞻拜南陔天竺燒香不如軍門
獻壽也越以小事句留吳下不克先期趨赴歌白華三
章爲太夫人壽輒撰楹帖一聯以獻詞旨淺薄不足掄
揚萬一甚媿甚媿

與勒少仲同年

昨席上談及古時金價因記憶不真故未詳述歸而考
之漢食貨志曰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是金一兩直錢六
百二十五也按管子輕重戊篇桓公使人之楚買生鹿
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當作楚生鹿一而當八萬此八萬蓋以錢計言
一鹿直八萬錢也下文云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

求生鹿於楚是其證也又下文云管子告楚之賈人曰
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是一鹿直金五斤以
上文證之則黃金五斤直錢八萬每金一斤直錢一萬
六千蓋金一兩而錢一千也視漢時金價較貴矣昔人
未見及此拙箸諸子平議始及之又古書言黃金每以
金計高誘注戰國齊策曰二十兩爲一金此說是也趙
岐注孟子公孫丑篇曰古者以一金爲一金而注梁惠
王篇曰二十兩爲鎰則一金爲一金仍是二十兩爲一
金耳漢儒說鎰皆與趙氏同惟文選注有一鎰二十四
兩之說恐誤衍四字不足爲據

與馬穀山制府

辱手書知春初有賜覆之函迄未領到不知浮沈何所
矣薰風南來時有養日大君子順時布化令聞嘉暢三
江黎庶既登熙熙之春臺又庇渠渠之夏屋何樂如之
逖聽頌聲良用欣抃刻史之舉金陵書局直任至隋書
而止不特見嘉惠來學之盛心抑且徵舉重若輕之大
力卽攜尊函與筱泉中丞共讀之同深歎服計自舊唐
書以下尙餘九種雨生中丞允刻遼金明史則又去其
三矣見在與筱翁議定浙江刻新舊唐書及宋史而以
辭歐兩五代史及元史請合肥相國於湖北刻之三四

年間全史可以畢工偉然大觀矣越去年承招致浙局
樂觀厥成實喜且幸尊意全史格式宜求一律請將金
陵新刻前後漢書樣本寄一二本來俾各局知所法守
幸甚

與彭雪琴侍郎

西湖講舍得識荆州旣之以清尊寵之以妙墨何幸如
之比想旌旆已在越中探禹穴之幽深攬蘭亭之清朗
較西子湖頭風景又勝矣越登舟後于二十日抵蘇肺
疾已愈出月下浣又可放棹武林望從者于湖樓從容
小住再當追陪觴詠接續墜歡也茲有湘鄉相公一書

代爲寄奉乞察入

與彭麗崧孝廉

前年得手書并賜和章去年又于金陵節署得書知杖履優游起居住佳勝并承降達尊齒德之重訂異姓昆弟之歡且喜且幸吳楚睽隔無從寄復雙魚尺素遲滯至今良用媿慙屬篆墓表額弟翰墨積唐姓名微末不足增先德之光重違來意輒已書就適貴同宗雪琴侍郎來游西湖一見如舊卽託其攜致左右然恐緩不及事矣弟自去年春從蘇州紫陽書院移主杭州詒經精舍其地在孤山之麓有樓三楹足攬全湖之勝風晨月夕

倚欄俯瞰不減賀季真之在鑑湖矣老兄倘不遠千里惠然肯來頗可於此中作十日飲也

與朱伯華比部

辱手書知京寓清吉甚慰僕主講浙中寄孥吳下去冬以青蚨千貫典得馬醫巷潘文恭舊第而居之從此其長爲吳下阿蒙乎比年以書院而兼書局歲入不爲瘠薄而家用日見紛繇漏卮之命無可如何傳云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得過且過而已老妻病體繇歷數年今春加劇氣血竝虧醫者或議滋陰或議扶陽服之皆對而迄不能奏功僕亦精力衰積迥非昔比看來皆非長

壽身也大兒仍擬令其至直隸候補小兒痞疾難瘳只可聽之幸其已有一子頗覺茁壯笑言啞啞聊供愚夫婦眼前一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乎足下近况知亦不甚佳京曹清苦自昔然矣惟望努力青雲再進一步耳與王甫兄

二月之末曾寄一書未知到否弟于三月二十日自杭還蘇而蘇厲將吾兄來書先四日寄杭至今尙未折回想監院校官畱與本月望課卷同寄也弟眠食如常屨中亦平順惟弟婦比年多病日見衰老迥非前年紫陽書院與吾兄相見光景矣弟終朝碌碌亦微覺精力不

支著述之興久已積唐惟將舊著各種絡繹校付手民窮愁仰屋有此百餘卷書已足自豪自茲以往爲道日損矣今春李筱泉中丞謀合各省會書局刻二十四史屬弟商之江南督撫因先與丁禹翁商量許刻遼金明三史嗣于三月中得馬穀翁回書金陵書局從史漢起直任至隋書而止遂攜書與筱翁面議浙江刻新舊唐書及宋史而以兩五代及元史請少荃伯相於湖北刻之三四年後全史告成一鉅觀也弟忝書局總辦實則總而不辦深愧素餐惟此事稍有參贊之功然全史成後自問精力已不能讀卽能讀亦不過如彈詞院本消

遺白日而已若早十數年或者春蠶食葉尙能稍吐新
絲也學問無窮歲月有限宣尼所以有假年之歎乎
與王補帆對全史書一
三月初在武林兩得手書適因肺疾還吳下腐廬未及
奉復想不罪也粵事故不易爲非閣下分風劈流之手
不能董而理之能者多勞自所不免然計閣下不久節
鉞矣或者總其大綱優而游之以節賢勞而養威重乎
兄肺疾已愈去年以青蚨千貫典得馬醫科巷潘文恭
舊宅今年四月中遷入居之屋不甚多而聽事便坐頗
亦具體內屋五間尤爲軒敞鷦鷯巢林暫焉棲息天地

吾逆旅也又何擇蘇杭乎從前蹤跡宛若浮萍屈指生
平居然與宣尼相似蓋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此屋潘
玉泉觀察本以五年爲約兄請從小國之例期以七年
然趙孟視蔭不能待五何論七乎姑存此說而已腐中
均平善惟山妻多病日形衰老兄亦自覺精力不支人
事牽挽未能休息而著述之興衰矣諸子平議集資刊
刻未竟厥功詩集已爲黎棗災乃楊石泉方伯一人之
力秋間擬至滬上用西法聚珍版排印文集未知果否
麝護其臍犀藏其角在達人聞之奚足一笑乎
與彭雪琴侍郎

舟中別後卽作越中之游五月朔始還西湖講舍使人
入城偵視則台旌發矣瞻望不及我勞如何吳門未知
有幾日句畱若能遲至月底尚可於銷夏灣頭奉陪觴
詠也越中山水殊勝大賢游覽於前賤子登涉於後相
距不過旬日而稽山鏡水間籬鷄雲鵬後先翔集亦一
奇也所游如禹陵南鎮蘭亭皆擬作一詩而力不勝題
大有秦武王舉鼎之懼因別尋題目避重就輕庶幾齊
王用三石弓便自稱十石也其蘭亭一章卽以奉懷輒
錄博一笑

與曾樞元中丞

數千里外忽奉惠書百朋之珍誠未足喻以閣下節旄
坐擁羽檄交馳而猶惓惓故人以時存問卽此一端而
裘輕帶緩布置從容可概見矣承示黔事具徵成竹在
胸有迎刃而解之妙想數年來綢繆戶牖之內周旋主
客之間不知費幾許心力矣賢者多勞如何勿思懣今
歲仍主講詁經精舍借湖山之勝地養樗櫟之散材風
雨小樓大有終焉之志來書乃以鵬圖再展爲言竊謂
相愛雖深相知或猶未悉也士之處世豈不自揆如樵
者文不足以陳俎豆武不足以執干戈徒以遭逢 聖
世忝竊科名昔年曾充 先皇帝蟻蝨之微臣今茲猶

稱太史公牛馬之下走封疆大吏許作賓氓後生小儒
謬推祭酒私自循省爲幸多矣兼之窮愁著述已及百
卷雖不足以傳後而頗足以自娛設再入長安而索米
則阿婆老矣其能與三五少年爭東塗西抹哉若乃改
絃更張易內而外則無論素乏吏才且鄙人之脫略形
迹笑傲公卿爲日久矣一旦腳韉手版而來曲跽雅拜
自稱下官有不驚而且笑者乎窮達命也固不足言吾
生有涯姑從所好閣下霄漢鳳鸞鄙人江湖鷗鷺雖升
沈異路尙無傷乎昔日接翼同飛之舊若必與鷄鶩爭
食階除則鳳鸞其必羞之矣因承摯愛率布所懷惟鑒

察不宣

與孫琴西

客臘致一書而不得復函忙歎忘歎頃得吳中信知攝
行方伯事因思樞元同年亦先攝藩條而旋拜節鉞閣
下必與同之弟前言爲有驗矣夫人魚軒聞適於前三
日戾止慰農山長因以爲戲弟謂行中書省止是先爲
之兆耳他日右丞大拜其亦由夫人裙帶乎此善頌善
禱之詞勿以戲言爲罪弟四月中來杭卽作山陰之游
旬日而返日內仍厲湖上或乘籃輿或棹扁舟放浪於
西湖山水間以自娛樂此月之末仍回蘇州西湖雖好

銷夏灣固在吳中耳
與丁禹生中丞
昨在吳平齋觀察處見陳稽亭先生明紀一書其六十卷起自洪武訖于福王唐王桂王仿溫公通鑑之例首尾完全詳略有法頗擅史才尊議欲刻明史補畢氏通鑑所未及使學者不必讀二十四史而數千年事犁然大備此意甚盛但明史與通鑑體非一律若刻陳氏此書則與通鑑體例相同合成全璧洵可於二十四史外別張一幟且向來並無刻本爲海內所未見之書若及此時付之槩棗會見不脛而走傳播藝林未始非吾局

之光也此書尙是草稿訂作十四本卷帙頗厚刻成裝訂與畢氏通鑑多寡不甚懸殊書中雖有塗乙處而字跡分明稍加整理即可上版頗不費手又有考異十二卷則尙非定本編纂稍難或刻或不再議可也鄙見如此尊意以爲何如稽亭先生是乾嘉閒人篤行君子吳中人士擬請崇祀鄉賢其著此書聞積數十年心力而成而未獲行世沈珠淪玉鬱而未彰或者有待于大賢乎

與王補帆

六月中得手書并皇清經解全部感甚惜年來精力

廣二
衰積得之不能讀讀之不能有悟入處有負盛意爲可惜耳西法活字版兄親至滬上訪之惟金山錢氏文富樓書坊其值較廉然止有小字耳大字尙未全以明春爲期未知果否所費亦殊非細也拙著賓萌集承許爲刊刻感何可言前聞馮景庭前輩言粵中每刻百字止須錢七八十拙集辜較五萬字然則刻費約計在四五萬錢之數矣茲將草稿寄上并求明眼人視之果可刻否敝帚千金文人習氣兄近來并此勘破不過旣已作之不得以一刻了事自入世來百齡將半矣來日無多宜早爲出世之計所以寫定著作刊刻詩文者亦猶

人久客思歸預先料理貲財清釐簿籍也

春在堂尺牘二

春在堂尺牘二
人入容思嗣前次辨野賞根書畫蕪蘇世訂文者亦猶



春在堂尺牘三

與胡荻甫農部

德清俞樾

比年從事武林書局得晤貴族子繼廣文知閣下精研
經學具有家法不勝欽佩輒託瘦梅水部致拳拳之私
而疏慵成性未獲奉尺書達左右也乃承不棄袁庸遠
詒芳翰推許過當非所克當慙媿慙媿伏念閣下承累
代傳經之業好學深思實事求是豈鄙人所敢望歟拙
著平議中有與高明昭合之處不過于慮之一得而已
辱以素問見詢素問乃上古遺書向曾流覽憚其艱深

且醫學自是專門素未通曉若徒訂正於字句之間無關精義故未嘗有所論譔閣下爲校義未知所據何本越所見者宋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定本多引全元起注及皇甫謐之甲乙經楊上善之太素校正王冰本之異同如首篇上古天真論食飲有節起居有常全注云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則知原本是食飲有節起居有度故以有常節有常度釋之而度字固與上句和于術數爲韻也又如六節藏象論于肝藏云此爲陽中之少陽通于春氣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太素並作陰中之少陽據金匱真言論云陰中之陽肝也則自以陰

中爲是凡此之類裨益良多想明眼人自能別擇之概年來蘇杭往返殊少暇日若得數月之功將此書再一玩索或一知半解尚可稍補高深也

與李少荃相國

前得手書知玉節金符聯翩西上想韋皋所至蜀道難化爲蜀道易矣但長路迢迢未識何時返旆武昌西望旌麾勞勞曷已憊自六月初回吳下以事久留見在定于九月下完買棹武林于吳中爲雁戶于浙中爲雁臣往來僕僕可一笑也兒子紹萊材輕年幼寸效豪無在鄙人懷舐犢之私都忘冒昧乃大賢推屋烏之愛曲予

成全猥以凡庸濫邀獎叙既感且慚謹奉書陳謝不盡
萬一

與汪謝城廣文

越中一別半年矣爲學日益諒如所祝尊著廿四史月
口考已有成書否今有一二事輒求教于左右直隸永
年縣婁山有石刻云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羣臣上醵此
石北沈西雍觀察謂是石虎建武六年所刻上溯石勒
之年而并記之故云趙廿二年此外不足據劉寬夫侍
御謂漢侯國得自紀年此趙王遂之廿二年也較沈說
爲得之然考兩漢書前漢有趙敬肅王彭祖其王充後

漢有趙節王栩頃王商惠王乾竝享國長久得有廿二
年侍御只據魯卅四年石刻上冠以五鳳二年謂此不
冠以漢年明是文帝時未有年號之故遂斷以爲趙王
遂此亦未必然漢侯國得自紀年初不必冠以王朝之
年魯卅四年石刻未可執爲定例鄙見以爲欲知趙廿
二年之爲何王當求八月丙寅之在何年足下講求有
素請詳考兩漢書趙諸王之廿二年何年八月有丙寅
日則此碑庶可定矣又餘姚客星山有漢碑新出土所
稱三老碑是也其文有云建武十七年歲在辛丑四月
五日辛卯據光武紀是年二月晦乙亥四月有乙卯則

四月不得有辛卯亦祈一核之明以教我
與陸存齋觀察

吳下厲廬接讀手書知履道康娛甚善大著正紀二卷
議論持平考訂該洽如摘盧刻大傳之訛論北宋以前
史記集解與索隱正義無合刻本辨楊誠齋不以黨禁
罷官皆塙鑿有據僕史學荒疎末由贊一詞重違來意
聊識數語于上方不足以裨補高深也惟鄙意竊有所
未安者提要雖紀文達手筆而實是 欽定之書觀其
進簡明目錄表有曰元元本本總歸 聖主之權衡是
是非非盡掃迂儒之膠柱則固有以閒輒後人之口矣

非如楊氏丹鉛錄私家著述陳氏耀文不妨有正楊之
作也世道多艱人言可畏吾輩生平又不爲俗人所喜
得無有持其後者乎此鄙人彭祖觀井蔡公過航之私
見未識高明以爲何如因叨摯愛故爲左右陳之

與吳平齋觀察

承示古私印人名一冊幾及二百人無一相識者亦可
云落落寡交矣慙媿慙媿謹錄副本置案頭以待采獲
其王紹一印雖魏書有其人然篆文明是結字說文系
部結治敝絲也從糸音聲此印是王結非王紹不知何
許人也又徐臯一印當是臯字之省臯與傲同說文亦

部稟媪也從百從夂亦聲虞書曰若丹朱稟今虞書作傲釋文曰字又作稟是傲稟同字漢書儒林傳有徐傲號人爲右扶風掾傳古文尙書者豈卽其人乎李調一印禮記檀弓篇恰有李調侍晉平公飲酒者然年代太遠矣任福一印宋時有任福又嫌太近想皆非也其莊宣等八印漢時避明帝諱凡遇莊字多追改爲嚴如漢書古今人表魯嚴公卽魯莊公楚嚴王卽楚莊王而儒林傳之嚴彭祖公羊疏作莊彭祖蓋本是莊姓而漢書改爲嚴也儻漢時有嚴姓之人與此八印同名者卽可引之爲證拉襍書布惟裁察之

與馬穀山制府

頃楊石泉方伯交到前後漢書各一部傳述尊意嘉惠陋儒拜受之餘不啻鄴騎到而寶玦來也昔人云寫得一部漢書便是貧兒暴富今班范兩家雙雙俱至寒窗坐擁富可知矣所惜年來精力就衰著述都懶春蠶食葉未必再吐新絲雖感持贈之情益增荒落之懼略一展玩其字體工整格式大方洵爲海內善本卽函告浙局諸同人新舊唐書照此刊刻使成一律亦藝苑之巨觀也惟得隴望蜀食熊思魚人之常情將來史記三國諸書告成竊更有發棠之請公其許我否

與王康侯女婿

辱手書以八股文字爲問僕於此事入之不深又吐棄已久不足副來意且輪扁不云乎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斯言真實不虛非英雄欺人也然則僕又何以爲足下告乎雖然竊有二淺近之說凡人欲立言傳後不必作八股文字凡作八股文字不過鄉會兩試借作敲門甄耳僕從前治舉業時每代閱文者設想夫闈中閱文猶走馬看花想其夜闈人倦之後燭光搖蕩朱字麻茶且又

同此題目同此文字千篇一律其昏昏欲睡久矣故作文者須有呼寐者而使覺之法使一展卷眼目一醒精神一提覺此卷文字與千百卷不同自不覺手之舞之矣其法第一在命意同一題目而我之所見深人一層高人一箸讀者自歡欣鼓舞而不自知次之在立局雖意思猶人而局陣縱橫有五花八門之妙又次之在造句雖格局猶人而字句精卓有千錘百鍊之功亦足以逐去睡魔引之入勝凡此皆是代閱者設想所謂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雖非聖賢之道而作八股文字不得不爾若徒向紙上捉摸不向闈中揣摩此是古

者爲已不求人知之學竟不如閉戶著書爲妙也近來
時文家爭言揣摩夫揣摩自以蘇秦爲鼻祖觀蘇秦揣
摩成而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然則蘇秦當時亦是
揣摩人主之意如何可以動聽今作文不揣摩閱者之
意如何可以動目而徒自揣而自摩則何益之有乎率
書所見爲足下揣摩之一助幸勿示人恐爲高明笑也
與李筱荃中丞

前得仲冬中浣温州來書知旌麾所至浙東山水爲之
生色甚善甚善近聞又拜 恩命代令弟少荃相公節
制全楚惟幕府於 國事家事無異視故 朝廷倚伯

氏仲氏如一人此曠世之遭逢亦中興之盛事昔人有
東川西川對持虎節者未足喻此恩榮矣惟浙人方欣
冬日之可親又送春風而遠去西湖花柳當亦爲之黯
然而越以部下編氓謬承知遇猶憶秋風湖舫半日句
畱登傑閣而看雲步長橋而問水此番一別未卜何時
再共清游來歲徙倚湖樓翹瞻鈴閣召南甘棠之愛而
重以渭北春樹之思依依之情當比壞叟轅童而更切
也節鉞何時過吳越明年正月擬附輪船至閩中省視
老母往返約須月餘未識能于吳中祇候八驄否少荃
前輩聞有經略黔中之命賢者多勞自所不免而偉業

豐功亦因之益遠矣

與彭麗崧孝廉

去年在西湖廡樓託貴同宗雪琴侍郎攜致一函未知得達左右否千里而遙企望清暉如何弗思今年正月八日與李質堂軍門會飲于友人所始知去歲有賢女之變然不得其詳翌日軍門招飲出示賢郎所撰行狀一再讀之不禁廢書而歎曰賢女之死極激烈極宛轉所謂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兼而有之雖古烈丈夫何以加茲然此狀也出輶軒之使不能據以聞于朝柱下之臣不能據以登于史而賢女于是爲徒死矣夫賢女

所以千古不朽萬代瞻仰者全在三月二十七夜一事此一夜狂且入室肆行無狀賢女必有握拳透爪齧齒穿眼勃勃不可磨滅之氣必有大聲疾呼動天地泣鬼神之言載筆者宐謹書而備錄之今按狀止云妹侍姑湯藥以寒疾歸寢室嗣遠是日適以問疾至假宿外廂而變作矣又曰久之始得其顛末然所謂變作者既不詳叙于前所謂始得顛末者又不補叙于後徒載賢女之言曰若有一豪生理我當不死又曰我當夜求死不得使讀者不知此夜情事如何以意懸揣反至失真而過實夫嗣遠旣闌入寢室或以言語調戲或以威力逼

魯皆所必有之事卽或不幸而至于失身而旣以一死
自明則仍不失爲完人朝廷功命初不因此而奪其
旌表秉筆者何所用其忌諱歟况賢女當夜未必不幸
而至此乃狀中不用據事而書之直筆反用諱莫如深
之曲筆如畫龍然東雲見鱗西雲見爪卒莫知龍爲何
狀設大吏以此事入告其能以變作二字鶻突上聞乎
設史館爲賢女立傳海內士大夫爲賢女作碑碣其能
以得其顛末一言爲包括之辭乎夫死者爲賢女狀其
死者爲賢郎賢郎胸中自不免有爲親者諱之意然此
事實不必諱且不可諱諱之是諱賢女之烈也嗣遠以

功服夫兄爲禽獸之行法當竿首今聽其自死倖逃顯
戮賢父子已不免深負賢女惟有籲告朝廷表揚泉
壤及徧求當代名人文字垂信千秋而此狀又不可據
烏呼賢女爲徒死矣弟承兄不棄有異姓昆弟之誼故
不敢以煩嬾辭伏求惠我數行詳示賢女死事狀弟雖
不才請執筆以待

與王補帆

得手書知今年三度執訊皆達左右矣賢郎歸應鄉試
卽奉夫人魚軒暫還珂里於計亦得而老弟遂與鄙人
有西湖浮梅檻之約粵事故不易爲賢者多勞倦而求

息此亦人情但浮梅檻尙未成盍稍待之乎昔鄒嘉賓
好聞棲隱然招隱與反招隱各成一說閣下懷抱利器
未竟所施善刀藏之似乎可惜想造物者必有以位置
之或仍來浙中與中山作賢居停未必竟令作浮梅檻
中之客也率筆布復幸勿疑吾有王荆公一壑自專之
意

與下頌臣中丞

榕城小住敬謁清塵言語麤疏衣冠草野乃承念孔李
通家之舊極杜萱相遇之歡車騎辱臨珍羞遠錫歸舟
循省爲幸良多滬上得讀邸抄始知陳情之表已達

朝端破格之恩特頒天上在臣子切報劉之願簪
紱情輕而朝廷鑒借寇之忱繫維意重 詔歸梓里
迎奉版輿此古今僅有之遭逢實忠孝兼全之福分中
興盛事逃聽爲榮越于三月八日還吳下屬廬頃又買
舟至浙開詰經之課小樓風雨於焉逍遙未知旌麾何
日啟行將來道出蘇杭當迎候八騶拜南國福星并瞻
北堂慈蔭也

與傅星源觀察同年

同譜弟兄一別十許年矣日下分襟而天南把袂萍蹤
暫合亦是前緣乃承雅意殷勤投餐焉餽書焉瀕行又

高軒臨况話別依依賢者多情于斯可見伏念積貯繫
蒼生之命觀察分節度之權同譜中得意者尠如閣下
遭際不爲不優雖尊齒視弟十年以長然伏波矍鑠還
似曩時小有清恙未足爲累在弟輩空窮且益堅在吾
兄則老當益壯也舟窗鐙火手書奉候起居且博千里
一笑

與袁小午同年

長安一別十有八年矣閣下以禁中頗牧作軍中韓范
奉承先志振揚國威廟名中興元功之列甚善甚
善伏念吾榜介丁未壬子閒舊有蜂腰之誚然同館諸

君頗有膺異數者樞元以候補道拜黔撫補帆以編修
授浙臬蓋不飛不鳴者雖多而一飛一鳴未始不冲天
而驚人而閣下者則尤其上擊九千里者也陝甘軍務
近日何如數十萬健兒環而待命于閣下一人胸中轉
漕筆底量沙賢者多勞深以爲念懋自大梁罷歸中更
兵亂流離轉徙幸獲安全忝竊舉比妄事撰述年來從
吳下紫陽書院移主浙中詁經精舍將舊著各書先後
校付剞劂已刻者羣經平議三十五卷諸子平議亦三
十五卷賓萌集五卷外集四卷春在堂詩六卷詞二卷
每一校閱時復自笑夫蚓竅蠅聲其細已甚豈足與公

等爭鳴哉然執莊生齊物之說則籬鷓之與雲鵬原自
各適其適固無傷乎昔日接翼同飛之雅也用敢以書
布達左右軍書旁午之餘或亦一破顏乎

與魏稼孫

閩中小住得接清談兼讀非見齋金石文字考訂之勤
蒐羅之富一時無兩矣僕此次來閩除敬問老母起居
外不過冠蓋往還酒食徵逐真成一俗客幸足下時相
過從一雅可醫百俗也金石萃編補正寫定幾卷書名
及體例想已有定見矣王氏原版見在滬上僕言之吳
中當事擬補刻完全移置書局未知果否尊慈兩太孺

人傳謹已譏就詞旨淺薄名位卑微不足表章潛德聊
副仁孝之意而已爾母自以合傳爲宜將來附入家乘
或分錄之亦無不可也

與孟蘭艇

課卷閱定送還乞卽榜示附去題名一紙敬藉游屐入
山之便爲我相度可刻之地付石工深刻之其地不妨
稍僻鄙意在數百年後嗜奇愛古之人洗苔剔蘚而得
之不在一時有目共見也文士名心可笑可笑

與汪蓮府

至好弟兄久不相見又久不得書離索之感可勝言乎

聞年來謝事家居優游桑梓亦足自娛但未審精力何如步履飲食均如前乎禮云五十始衰弟今年適屆五十乃信始之一字攬鏡自照須髮未蒼而只覺精神不能運其肢體舉動皆累讀書未終卷早已厭煩有生客來與坐談良久輒忘其姓名客去又索閱其刺老母在固不敢言老然衰則從此始矣所著之書已刻成者八十七卷曾賦高陽臺詞首云早歲詩歌中年箋注句銷鐘鼎旂常言之亦可笑也今年至閩省視八十五歲老母起居康健可冀期頤吾兄篤念師門定亦聞而色喜惟家兄壬甫貧而且病一官落拓後路茫茫竊爲慮之

弟此行輪船往返頗爲順速然大險卽伏乎其中信乎子夏之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眷屬仍寄吳中弟則自來西湖精舍小樓高踞平視湖山時復掉一葉扁舟放浪六橋內外昨乘籃輿入山至天竺靈隱禮佛徧探紫雲金鼓諸洞又踰棋盤嶺於山頂佛廬試龍井兩前新茗亦一樂也兄能來此同游乎

與許星叔京卿

頃得手書知贊襄 幾務 倚鼻日隆甚善甚善僕于五月下旬還吳下廝廬一病月餘至今未愈禮云五十始衰今其時矣屬擬表文二道極感知愛之深但駢儷

之文久已輟筆況此等大文章自宜大手筆爲之臺閣
中不少造五鳳樓手乃問之江湖之野老不亦左歟病
中未能握管口占授舍姪奉復不盡一一
與李筱荃制府

兩接手書備承存注入庾伏來想車前甘雨扇底仁風
坐鎮從容興復不淺黃鶴樓頭當遠勝金牛湖畔也樾
子五月十九日自湖隄精舍還吳下廡廬至廿二日卽
患大病臥牀月餘至今尙未出房終日在房中扶杖而
行古人五十杖於家洵不誣矣拙著已刻者六種有便
當寄奉大教鄂局所刻國語及經典釋文甚佳便中望

各賜一部爲幸浙局見刻通鑑緝覽蘇局見刻明紀派
刻各史均未開雕伏念合刻全史之議發自臺端而事
關數省議同築舍未知何日觀成良可喟也力疾布復
不盡欲言

與丁雨生中丞

日前承存問草草就名紙作數行奉復定照入矣病中
偶思得一事輒以聞諸左右王蘭泉先生金石茲編版
見在上海道署去年杜小舫觀察曾印一部見贈止缺
一百七十八葉耳此書雖不免有錯誤處要是國朝
言金石者一大宗若不及今收拾必至零落無存閣下

何不移置書局中覓初印善本將所缺葉翻刻補全計其費不及二百千而局中又得成一巨觀矣亦蘇局之光也閣下其有意乎

與劉叔俛

去歲承寄示所撰論語正義第十九卷受而讀之視邢疏詳備視皇疏謹嚴真不朽之盛事矣惟說蕭牆一事引方氏觀旭說與鄙見未愜而適有閩中之行其還也又如杭州及杭州還又臥病兩月有餘故遲之又久而未及復想不罪也今病小閒輒粗陳所見以副下問之意方氏據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謂

季氏之家不得有蕭牆固也因謂蕭牆之內斥言魯哀公若然則是夫子此言正所以啟君臣之猜嫌而以危言悚之使爲篡竊之事矣方氏亦意有未安故自圓其說曰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若謂季氏非憂顛與而伐顛與乃憂魯君疑已而伐顛與也然則經文吾恐當易爲吾知於文義乃合是故方氏之說不足據也按國語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以考工記證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曰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然則韋注自塙陳氏祥道謂卿大夫二朝皆在家非也

蕭牆之內所包者廣卿大夫外朝亦卽在此季氏與諸大夫朝夕治事無不於斯不均不安內變將作或同列謀之或僚屬謀之皆可發於蕭牆之內不必定斥魯公也鄙見如此未知有當否

與勒少仲同年

前辱手書并佳墨佳茗之賜卽於病中草草復數行定達左右矣嗣又於平齋處交來大著詞一本又屢承寄聲存問甚感甚感弟五月下旬在吳中大病臥牀月餘至今雖愈而未復元禮云五十始衰樾今年五十衰自此始矣病之初起起於瘧疾平齋遣人來問而厲中闢

者是揚州人其言瘧疾似乎熱痢故由平齋處訛傳有弟患外症之說其實非也春閒承以宣紙索書而弟已赴杭其還也又病是以竟未及書而又重之以後命屬書大字楹帖伏念拙書至劣閣下乃深嗜之心誠憐白髮去其信然乎病後脆弱小字尙可勉強大字未能握管然必有以報命不敢虛雅意之拳拳也拙著已刻者六種謹寄求是正內有詞二卷於律未諧聲牙不免方之大作是謂小巫不足辱紫霞翁點定也

上曾滌生爵相

秋閒曾上一書定登台覽矣壤叟轅童引領北望金符

玉節渡江南來當沙隄稅駕之時正海屋添籌之日九五福曰壽六十歲爲耆公與物爲春故縣孤適當陽月天爲公置閨俾稱觴再屆生辰百年之曲唱遍三江不獨門下小生竊竊然頌臺萊祝黃耆也越于西湖廡樓小住兩月湖山坐對宿痾頓除茲于月之廿日仍還吳下幸雁戶之水更望龍門而不遠或有佳伴尙擬回來白下重謁黃扉也

與謝夢漁同年

去年出費芸舫庶常寄到手書知養望兵垣優游清吉太夫人在堂侍奉康娛甚善甚善至於官之落託有不

足言者閣下嘗言學問與科名各是一事科名與官祿又各是一事既達斯旨復何憾乎弟窮愁著書聊藉自遣先後災之梨棗者八十七卷承閣下有嗜痂之愛謹寄上全函都凡廿有六冊伏求惠存弟今年五十一歲精力早衰著述之興亦復闌珊惟將篋中舊稿鈔撮成書又得九種名之曰第一樓叢書第一樓者弟主講西湖話經精舍所廡樓名也今年擬付之剞劂未知果否家兄新遷福甯太守然亦多病後路茫然家母年已八十有六矣去歲至閩省視起居精力雖尙康強究竟年高未免喜少而懼多耳兒子紹萊奉檄署大名府同知

惟望其今年得補一官鄙人甘心爲子叔疑矣頃聞耶
鈔乃知有徐壽蘅侍郎之疏雖承其拳拳之愛然多事
極矣弟著述足以自娛筆耕足以自食雖無當時之榮
或有沒世之名豈復作再入軟紅之想哉倘不知者謂
壽翁此疏鄙人實懲臾之則寃矣寃矣閣下知我想不
以此言爲僿也

與王補帆中丞同年

承示應元書院章程措置周詳規模宏遠卽此一端而
閣下之嘉惠粵士者無量矣惟每月膏火以官課爲定
則鄙人竊有不能無言者夫以區區膏火之資爲鼓舞

人才之具其意固已末矣然今日而設立書院其勢不
得不出於此是故立法不可以不詳要使盡一日之長
卽獲一日之利然後操觚之士有所勸誘而不致鹵莽
滅裂以從事向來書院章程每月膏火之資以內外課
爲差等而所謂內外課者以春初甄別爲定則是終歲
所得取決於甄別之一日也後人知其法之未善於是
有改而以每月官課爲定者視舊章稍密矣然一取決
於官課則士子於師課必至於敷衍成文苟且完卷而
後已何者利所不在也是故中興以來江浙興復書院
率皆隨課升降官師一律譬如每月膏火銀三兩則官

課師課各得一兩五錢如此則盡一日之長必獲一日之利而鹵莽滅裂以從事者寡矣聞直隸蓮池書院亦以官課爲定其師課不到者扣除之故師課人數不下於官課而文則黃茅白葦無一可觀山長徒費目力不見佳文勞而且厭恣意塗抹甚或付子弟句讀之若曰吾課非所重也夫自校官之職不脩其略存學校遺意者惟有書院乃使爲弟子者率爾而出之爲師者率爾而應之豈非立法之未善乎閣下旌節所至刵設書院必多故敬陳所見幸裁答焉

與沈三三

接手書始知尊公已於前年歸道山憶是年之夏曾致一函并附還尙書管見二冊小有獻替久而不得復書以爲區區之愚未蒙採納不意已作古人也訂交文字垂三十年不獲一面而今已矣遺書手澤想必什襲珍藏伏願足下勉承先志努力顯揚使數十載寒窗心血大顯於時不獨九京之下爲之一慰抑亦神交老友之所大快也

與李少荃爵相

前月得復書知敏齋同年攜致一函已登記室矣南中自庚伏以來炎歊特甚未知津門何似想諸葛君綸巾

羽扇自與下土蟻蝨不同也聞於西沽新築一城鐵關
銅廓扼要襟喉洵足壯日畿而控月竈較李贄皇之
築禦侮城柔遠城規模當遠過之矣從此角飛城外風
景一新惜不克浮海北來登高而賦之也越近狀如恆
畏暑杜門經月不出柳州云無能常閉閣偶以靜見名
殆鄙人之謂乎惟爲衣食所累不免癡擁皋比外則毀
譽交乘內則心力坐耗甚無謂耳秋暑猶酷幸自愛不
盡所懷

與王補帆同年

辱手書并以李次青廉訪所撰國朝先正事略見贈

其書考核詳明敘次有法李君此作爲不朽盛業矣兄
從前在天津時亦思訪求中興以來名臣名將事跡纂
成一書彼時精力猶可也今則無能爲矣讀書未終卷
輒厭倦今日置一物明日便忘之有生客來與久坐遂
忘其姓名憤憤如此尙可言著述乎乃信宣尼假年之
歎爲不虛也承詢近事兄亦不自知開罪之由大約此
老爲人捉刀兄偶失照未置前茅耳昔年視學中州爲
曹蕪溪前輩一劾而罷今主講西泠又得罪於魏武之
子孫豈鄙人前身是禰正平乎浙中當事諸公頗未厭
棄院中生徒亦無閒言兄亦不必急急求去西湖也

又與補帆
七月之望杭州詒經監院寄到惠書卽從貢甫大令交
來者讀之知前所陳書院章程已見之行事矣區區芻
蕘之獻何補高深閣下從善如流邇言必察卽此一端
而他事之集思廣益舍已從人概可見矣又承示於書
院常課外別設一課專考經濟有用之學美哉斯舉也
夫通經而不足致用何貴通經經義治事固胡安定之
成法也使士子知上之所求不徒在八股試帖而孜孜
講求於其大者遠者洵爲 國儲才之要務矣然鄙人
竊有所過慮者賈董之才曠世間出豈易責之尋行數

墨之陋儒恐亦不過掇拾陳言敷衍了事而已其甚者
浮浪之子巧以行其嘗試之端健訟之夫陰以佐其攻
訐之術處士橫議由此而起於治道無益而轉於政體
有妨此亦不可不防者也兄嘗謂師儒之教總以經史
實學爲主苟於經史並通卽於體用兼備今於書院增
此一課鄙意請以史事命題凡政治得失之由形勢成
敗之迹理財治兵之策建官取士之規或統籌全局或
試論一事觀其斷制乎古者不謬則其施設於今者可
知數年以後父子兄弟互相掣究人材輩出必由此塗
矣迂拙之見高明以爲何如

與沈仲復觀察

閩邸抄知拜移節之 命伏念滬上一隅爲中興來旋
乾轉坤之樞紐比年轉漕南北貫弗華夷皆賴觀察之
得人以維中外之大局乃 朝廷第一注意之區今得
閣下臨逮是邦文章動蠻貊忠信格豚魚儒臣勲業從
此遠矣懋精力積唐學植荒落迂闊之見不知其他惟
望旣樹英略益振文教鄙人雖衰病尙將來游來歌與
觀其盛也

上曾滌生相侯

前月寄呈吳仲雲前輩詩集一部定塵記室矣際金風

之颯爽想玉帳之清閒迎將 天上恩光播作江南秋
色庾亮南樓不足言也越吳中消夏忽又經秋本擬月
內買舟還浙而聞綠舫朱幃不久臨淝吳中回憶著雍
之歲金陵謁別星霜荏苒三載於茲白應迎候清塵藉
親霽月拜昌黎北斗勝於訪和靖西湖也江甯書局見
刻何史自史記兩漢書外越均未之得見如蒙惠賜三
國以後諸史各一部俾治經之餘略及史學庶免如顏
氏家訓所譏俗閒儒士不涉羣書至不知漢有韋元成
魏有王粲者尤齷生之大幸矣

與李少荃伯相

秋閒敏齋同年自津門南返交到惠書備承眷注卽由
敏齋述知來年正月五日恭值崧生嶽降之辰運佐
中興算符大衍屆五十服官之歲而入相已及五年應
五百名世之期故誕降適逢五日此乃 熙朝之盛事
豈惟同譜之美談況畿畺之水患初除知幕府之賢勞
尤甚富鄭公境內屋廬衣服皆全鄧仲華車前斑白垂
髻盡樂以數百萬人幘幪之所託卜二十四考福報之
攸隆請歌鴻雁三章代南山有臺一什矣越因道阻且
長不獲躋堂介兕謹獻楹帖一聯詞旨淺陋未足掄揚
伏求惠存并賜是正

與李筱荃制府
頃從何子永中翰交到惠書發緘爛然古香四溢如誦
神泉詩如觀晤臺銘初疑幕府中必有精於玉箸者及
讀手畢乃知佳公子所爲憶前在武林甫逾幼學今歲
未知妙齡幾許而篆體工秀乃爾且皆說文正體無一
鄉壁虛造之字知其致力於淡長書者深也循誦再三
愛不忍釋藉悉騶從於夏初旋鄂轄疆靜謐軍府清閒
看佳兒問字而來佐慈母含飴之樂屈指 中興名臣
勛名福澤如公者稀矣承賜鄂局所刻書四種皆以善
本而精刻之洵足嘉惠來學越今年又刻第一樓叢書

三十卷禱文二卷尺牘三卷隨筆四卷俟刻成再呈大
教茲先附去拙書木刻搨本二種書既不佳刻手尤劣
不足供賢耶一笑也
與彭雪琴侍郎
前歲西湖講舍得接英姿不勝執鞭之慕嗣得途中所
寄書并賜讀佳章樾亦嘗寄上七言古詩一首乃是年
遊會稽蘭亭有懷左右而作者想已久青睞矣兩載以
來未通音問不知在綠野堂中優游歲月乎抑或從赤
松子輩笑傲煙霞乎功成不居長揖歸山真英雄也求
之古人中已不易得況今人乎樾詒經主講仍借湖山

養拙無足言者去歲貴同鄉徐壽蘅侍郎畫蛇添足殊
屬多事然在樾亦無所損益耳本無出門西笑之心何
有留滯周南之歎但得饘粥粗給伏臘有資豈獨前塵
昔夢概付飄風并山長頭銜亦謝勿受矣樾今歲行年
五十有一精力積唐意興消耗蒲柳早衰天所賦也湘
鄉師言 本朝經生多享大年者然樾則學問既不逮
昔賢精神又不如遠甚殆無能爲役矣湘鄉師重隸江
南矍鑠更甚於前龍馬精神固自不同乎閣下有與何
不來作秣陵游并再探西湖之勝樾仍當于第一樓頭
迎候清塵也

